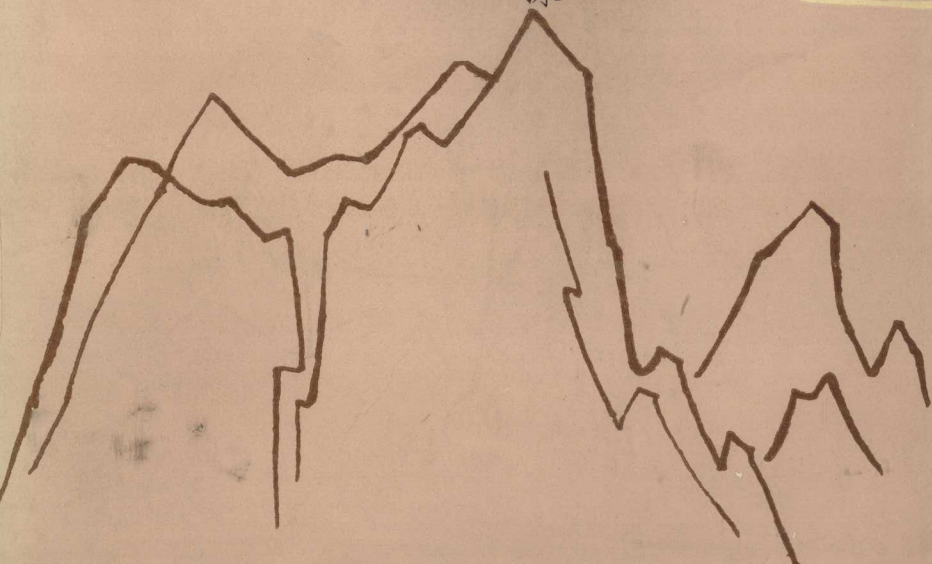


秦川儿女

刘波咏



I247.5
235
:2

秦川儿女

(二)

刘波泳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秦川儿女(二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 345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3}{4}$

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2835 定价 1.00 元

第十八章 短兵相接

一个初雪纷纷扬扬的夜晚，在申长栋家的里间屋，聚集着许多人，炕上，桌子上，大小板凳上，坐得满满当当的。这些人里面，刨去主人申长栋，还有田月轩、黄老伯、崔小满、宋四喜、樊二虎、周二土、梁彦武和秦玉刚等人。田月轩立在屋子当中，在一盏明亮的油灯照耀下，面色红润，气宇轩昂。全屋子的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，听他讲话。他的声音并不高，也不急促，但在恰当的手势配合下，显得格外有劲。他说：

“国民革命军，眼时正在由南往北推进，真是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。每到一地方，帝国主义、军阀官僚、恶霸地主、土豪劣绅，都一扫而光。无论多么大的反动势力，都阻挡不住。”田月轩说到这里，敏锐的目光扫了一下全场。见人们都屏住呼吸听着，他神情激动地接着说下去：“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伟大革命。这个革命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、参与和领导之下进行的。没有中国共产党，就不会有这次革命。”接着，他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，然后说道：“在南方，北伐革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，在咱陕西，北山里也闹得非常热闹红火。那里也跟南方差不多，不少地方都组织了农民协会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向封建地主、土豪劣绅展开着斗争。他们把劣绅土豪打倒，把他们剥削农民的粮食、

银钱、牲口、财物，统统没收了，再分配给贫苦农民，其中也包括贫苦的匠人和贫苦的知识分子。咱们福寿塬上，大一点来说，咱们全富勤县，全关中地区，眼时还不能跟南方、跟北山相比，但象南方，象北山里面的那种天翻地覆的日子，也一定会到来，一定能实现！”

田月轩说到这里，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和鼻尖。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。人们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脸上都显露着喜悦的神情。宋四喜嗓门特高，冲着田月轩问道：

“田老师，你定准地说说，咱这搭几时才能象南边，象北山那样红火热闹？”

“定准的日子不好说。”田月轩说，“这得看两条，头一条是全国，特别是全省的形势；二一条是咱们自己，也是顶要紧的一条。要是咱们自己的力量够，能把咱这一带的反动势力打倒，能把局面稳住，咱也能把地主豪绅的财产没收过来，分给受苦受难的人。这也是对国民革命军最有成效的支援。所以，咱们就应当赶快把咱们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。”

蹲在炕背儿里的周二土嚷道：

“那不难。咱的力气眼时就够，短欠的是个领头的。我说田老师，你就给咱把这个头领起来，只要你说一声闹，咱就跟着你，闹他一个稀里哗啦。就象我们在天池镇上那样，一人一根扁担，照着那些龟子孙的脑袋抡起来。”

听周二土这么一嚷嚷，人们都笑了起来。田月轩也笑了，说道：

“那么容易呀？要象你说的那样，咱这革命不就象放起花一样，只要有人把药捻子一点，就刺地一声上了天？要那样，

眨眼工夫，火药着完了，火灭了，那根麻秆落下来，也就一满竿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‘昙花一现’。”

众人笑得更响，都朝周二土看。周二土自觉说走了嘴，红了脸，笑着把头低下，拿眼瞟着众人。田月轩把双手往下按了几按，提醒众人说：

“咱说是说，笑是笑，可是还得把嗓门放低点。一屋子人，声音太大了，就会传得很远。如今，还不是咱们的天下，处处还得加点小心才是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坐在田月轩身旁的申长栋说，“我叫刚儿他姪子在外头瞭着哩。”

田月轩向申长栋点点头，对大家说，象天池镇那种闹法，在当时那种情势下，是非得那么闹一下不可的，但要正经八百地闹革命，就不能只是抡一通扁担完事。之后，他又说道：

“眼时，在咱福寿塬上，以李敬恩家族为总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，看出了他们的末日将要到来，挖空心思地拚命抵抗，作垂死挣扎，更加穷凶极恶，惨无人道。他们一面设法转移金银财宝、地契帐本，一面急急忙忙扩充发展反动武装。他们借着各种名目，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，对穷苦民众加租加息，逼租逼债，甚至逼死人命。李忠纯的民团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武装。它保护的是土豪劣绅的利益，是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，可是打的旗号却是保障地方安宁。李忠纯为了迅速扩大他的民团，把许许多多流氓地痞、社会渣滓，都搜罗进去。这些平时就在地面上为非作歹的混混儿，身上一穿起老鼠皮，手里一拿起快枪和马棒，就比土匪还要坏，成了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、作威作福的疯狗、饿狼。他们仗着土豪劣绅的权

势，欺压民众，明抢暗夺，土豪劣绅依靠他们维护反动统治。所以，在咱福寿塬上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焦点，现在就表现在李敬恩以及他的民团和广大民众的斗争上。”

田月轩说到这里，屋子里又开始骚动起来。人们七嘴八舌地数说民团的罪恶。田月轩又按了按巴掌，继续说道：

“那天，我跟几个人一起闲编，不说民团的其它恶事，光说他们直接摊派给百姓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捐费，就不下二十七种，什么买枪费、棉衣费、过冬费、修房费、鞋袜费、弹药费、擦枪费、烟酒费，一句话，只要他们能想得出来，就能派得出来。”

“对着哩。”崔小满插了一句，“连李忠纯的二婆娘养了个女娃，还要摊派喜庆费。”

“你别忙。”宋四喜对崔小满说，“等那女娃死了，还得摊派埋葬费哩。”

不少人笑了起来，不少人吵吵嚷嚷，争说民团的种种罪行恶事。每个人都只顾自己说，谁也没听见别人说了些什么。黄老伯用烟袋锅子敲着木头炕沿，大声说：

“这么七嘴八舌地乱吵吵，啥也不顶，还是一个说完了，一个再说。”

经黄老伯这么一说，屋里稍微安静一点了。申长栋站起来，对大家说道：

“咱们还是先听田老师说。等田老师说完了，咱再说不迟。时候还早着哩，谁有啥话，都能说完。今儿说不完，咱还有明儿；明儿说不完，还有后儿。”

“对对对。”崔小满赞同地说，“我看就请田老师说说，咱该咋样闹吧！”

“咋样闹，这还得大家出主意。”田月轩说，“照着南方几省跟咱省北山里的情形看，贫苦民众要谋求解放，就一定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团结起来，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协会。在目前来说，这是个最好的方法。农民协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，它能很好地团结农民，组织农民，教育农民，领导农民，向地主豪绅进行斗争。我看在咱们这里，也可以这么办，先把农民协会成立起来。请大家说说，看这样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咱就先把农民协会立起来！”崔小满立即响应。

黄老伯、宋四喜、周二土、梁彦武等人也都一齐说，应该把农民协会立起来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，田月轩曾对这些个人个别谈过农民协会这件事，所以，今天田月轩一提，大家就都表示赞成，没有二议。

“不过，今儿晚夕还不能马上就成立。”田月轩说，“成立农民协会，按照外地经验，应该以村为单位。梓义镇就以各堡子为单位。今天，咱们商量好了，拟订一个章程，大家回去以后，就可以按照章程，秘密串连，由少到多，由小到大，哪个村条件成熟了，哪个村就先成立，不必非得一齐开步走。要是有很多村都成立起来了，咱再筹备成立区农民协会。现在，就请大家说说，咱这章程该咋样订，里头都该有些什么内容，共分几条条款款。为叫大家有个门路，我先把外地的一些章程，给大家说一说，咱参照人家的章程，再按着咱这儿的实际情况，订出咱们自己的章程来。”

人们连声说好。接着，田月轩把他从广州农讲所带回的、用各种方法搜集来的大同小异的章程，就其主要内容说了一下，叫大家自由讨论、发言。他在桌子旁边的凳子上坐下，摊

开一个小本本，掏出一杆铅笔，等着大家发言。等大家唧唧喳喳议论了一番，黄老伯郑重地说道：

“我看，得把‘反对苛捐杂税’改成‘取消苛捐杂税’，取消比反对明白、有劲。这一条也该挪到‘反对高额地租’前头。这话，我跟田老师私下里说过，今儿还得再说说。”

“这一条为啥要挪到前头？”有人问道。

黄老伯瞅着那人，不慌不忙地答道：

“靠前靠后，可是有讲究哩。苛捐杂税，人人都恨，就得靠前一点，可也不能压过‘打倒帝国主义’、‘打倒土豪劣绅’。相比之下，这一条要比‘反对高额地租’、‘反对高利盘剥’要紧。”

“你再往深里说说。”

“中。咱就往深里说说。”黄老伯往前挪了挪，“比方说吧，不种租子地的人，会觉着高额地租跟他关联不大；一样的道理，不借阎王帐的人，也会对‘反对高利盘剥’劲头不大。可那些苛捐杂税，家家户户都受它的害。象民团派的那些捐费，谁家不恨？刨去这，旁的捐费更多，象白地税①、复种税、烟地税②、青苗税、烟灯税③、扁担税④、水烟费、旱烟捐、喜庆费、埋葬费、帽子税⑤、布机子税、鸡税、狗税……要细数下来，一百

① 白地税——秋收以后，赶不上种麦，把地空着，要拿税，叫白地税；反之，如果种上麦，则拿复种税。

② 烟地税——当时川、陕、云、贵诸省种植鸦片很多，烟地税就是种植鸦片所拿的税。

③ 烟灯税——吸食鸦片要拿的税。水烟费、旱烟费亦属此类。

④ 扁担税——名为扁担税，实则凡是脚夫，不论是挑担子的，推车子的，都要拿税。

⑤ 帽子税——农妇作为家庭副业编织的草帽，上集出卖后所交的税。

种也打不住。就我这个旱烟锅锅，一年不也要拿一块钱么？”黄老伯把他的旱烟袋举到脸前摇晃着。

“咻一满不假，眼看就要收咧。今年缴过税，说啥我也不吃烟了，费了烟叶、火石、火纸不说，还得拿税，何苦来哩。”另一个人也举着旱烟袋说。

“我立马就不吃了！”一个三十来岁的壮年，叭的一声，折断了旱烟袋。

“好，有恒心！”另一个人向那人伸出大拇指。

“三哥，咱要把这捐那税反掉了，你就该后悔了。”又一个人说。

“不后悔，反掉以后再安起来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人们都大笑了。

“还有个名目，叫人丁税。”又一个人说，“外地听说早就有了。我听人说，打明年起，咱这也得兴这个。”

“那要是娃一生下来就死了哩？”

“死了也得缴，算生不算死，得连着缴三年才免。”

“日他妈的！这是要叫男人、女人都打一辈子光棍哩！”

“这些当官的龟子孙，就是变着法的不叫人活。”

“我婆娘刚有了三个月的身子，明年坐月子，正好赶上，我看只得叫她打胎了。”

“打不得！叫官家知道了，要受罚哩！”

“罚多少？”

“十年。打个比方，一个人一年交一块钱，就得罚你十块，还得一回交清，不准下欠。”

梁彦武火气十足地骂道：

“这些龟子孙，我恨不得就象杀猪那样，一刀捅了他们！”

宋四喜逗趣地说：

“别急，等他们肥得光打哼哼的时候，你再捅，不光能多出肉，还能多出血。”

经过不短时间的议论，采纳了黄老伯的建议。田月轩说，黄老伯的说法很好，这样，就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，对付极少数的反动统治者。还说，黄老伯想到的这些，他以前就没想到过。看时光已过半夜，农民协会章程已经有了个大致眉目，田月轩说，回头他再跟申长栋等人商量一下，归纳成几条，抄写出来，发给各村。他又讲了些秘密串连当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和方法，就叫大家各自回去。长栋妈要留二女婿梁彦武在这里将就着歇了，天明再回犊牯庄去，免得黑更半夜，坡陡雪滑，跌到沟沟里去。梁彦武说：

“不怕，跌不到沟沟里去，明儿一早还得杀猪哩。”

周二土听说，把梁彦武一撤，说：

“咱相跟着，打我们村走，也绕不了几里远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点。”梁彦武也说好，两个人相跟着走了。

在申长栋出去送人的时候，田月轩问玉刚这几天又看了些什么书，做了些什么事。玉刚说：

“这几天活忙点，大舅赶着给人做嫁妆，我跟大舅打下手，就没工夫看书了。”

田月轩点点头说：

“还得抽点工夫看书。我还想问你个事。”

“啥事？”玉刚瞪着明亮的眼珠子。

“你是不是跟冬梅、喜娃、凤娃他们都很好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叫玉刚有些莫名其妙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是挺好的。我们自小就在一搭里耍，一搭里去拾柴，挖菜，说故事。田老师，你问这做啥？”

田月轩点着头，又笑着问道：

“你跟冬梅他们说没说过革命就是讲人人平等自由，谁也不准压迫谁，男的不准欺负女的，当爹的不能管他娃的事，老师不准打学生板子，掌柜的不准打相公，婆婆不准打骂儿媳妇？”

“说过。我说的对不对？”玉刚天真地问。

“不对。至少是不完全对。”田月轩慢慢收起了笑容，“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还说，从前，都是新媳妇坐轿，叫人抬到女婿家里去；革了命，自了由，平了等，就得叫男的坐轿，抬到女的家里来，以前叫娶新媳妇，以后就得一满改了，叫娶新男人？”

“我说的不对吗？”玉刚有些惶恐了。

田月轩缓慢地摇着头说：

“不对，一满不对。我想，这一定是你自己想的，胡编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我想的，也有听人说的。”玉刚说。

“听谁说的？”田月轩问。

“喜娃，还有旁的人，学校里的学生。”

“哪些学生，他们都是谁？”

“这我可记不清了。我们堡子里有好些念书的哩。”

田月轩想了一会，就又问道：

“旁人说的先不管它。我问你，你自己咋会想到说这些？”

玉刚把小板凳往前挪挪，稳稳身子，说道：

“那天晚夕，我们还没说完故事，喜娃就要睡觉，说是等鸡叫三遍就得起来，去给大姐铃铃送棉袄，赶回来还得上学。喜娃这么一说，梅梅就擦眼泪，我们忙问她哭啥哩？她说：‘天都这么冷了，姐还没棉袄，也不知道冻成了啥样子哩！成天受婆婆的气，挨傻子的打，她多凄惶呀！’她这一说，凤娃也哭了。你知道不？铃铃姐是叫人骗了抢走的，凄惶的太哩。我见梅梅哭，凤娃哭，心里也怪不好受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是把娶媳妇的规矩改一改，改成男的嫁到女的家里，就保准没这种事了。田老师，我说的这些，咋的不对？”

听了玉刚的述说，田月轩仰脸凝视着房顶沉思了很久。玉刚那些话，有的是他想的，说的，天真幼稚，情有可原。但有一些却是听学生们讲的，学生们的那些说法又是打哪里来的呢？看来，在学校里，必定有人用一些奇谈怪论、无中生有的瞎编乱造，给我们党脸上抹黑，把我党说成象民粹派那种组织。根子，很可能就在李家父子那里。

田月轩想了一会，就低下头来对玉刚说：

“你的那些说法，不管是自己想的，还是听旁人说的，都是不对的。这些话要是传扬出去，可就不大好。你眼时还不太明白，有一些人，他们害怕工农革命。工农民众都觉醒起来，他们的天下就坐不稳了。一些小小的改良，譬如剪辫子，放脚，这些他们可以允许。但是，工农觉醒，工农革命，他们就绝对不能容许。在他们看来，庄稼老杆、泥腿子，几千年来都是劳力者，都是受财东老爷管的，这种秩序是不能变的。但是，工农革命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迟早总是要发生的。在咱们塬上也一

样样。这条工农革命的洪流，他们阻挡不住，就千方百计地来破坏，造谣惑众，是他们的卑劣手段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。象我刚才问你的那些话，要叫穷苦民众都知道了，说这就是共产党的主张，你想想看，那些还不明白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的民众，听了这些话，对共产党会信服吗？他们会说，共产党来了，不光娶不了儿媳妇，还得把儿子搭出去，当爹妈的连自己的娃娃都不能管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人都不信服共产党，咱这革命还咋样闹？”

“啊呀！”玉刚有些发呆了，“这事不小哩！”

田月轩又说：

“早就有人在胡说八道，说共产党不光是要共产，还要共妻。当然，敌人怎么说，怎么造谣，咱们可以想办法给他戳穿，用咱们的革命行动证明不是象敌人说的那样。可是在咱们自己，就不能跟着敌人去乱说。你说对不对？”

田月轩说话的语气很温和，但在温和中显露着一种愤慨。玉刚愣愣地望着田月轩那严肃的面孔，想了一刻，忽地站起来，撒腿就往外跑。田月轩急忙站起来喊他，他也不回头。跑到屋门外，台阶上积雪太滑，啪嚓一声，把他滑了个嘴啃地。

正在这时候，申长栋在门口跟几个人说了一阵话，已经关上大门回来，见玉刚如此慌张，急走几步，把他扶起来，问他啥事这么急。玉刚赶忙说道：

“大事，我得赶紧回中堡子去！”

申长栋困惑地想，没啥大事了呀？莫非田老师又想起了什么，叫他去撵谁？正待要问，田月轩已出现在门口，笑着低声说：

“没什么大事，在娃娃家看来，米粒大的一点小事，也是了不得。拉他回来吧，看跌伤哪里没有？”

听田老师这么一说，玉刚也不好再跑。他对大舅说：

“我得赶紧回去，说给梅梅、凤娃，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胡毳日鬼瞎编的，叫他们别信，也别再去对谁说。”

“你先回来。”田月轩在台阶上面叫玉刚。

玉刚的一个膝头和一只手腕跌疼了，强忍着转过身来，回到屋里。田月轩把刚才他同玉刚的谈话简单说了一下，申长栋笑笑说：

“真是娃娃气，说风就是雨，就算要赶快说给他们，也用不着黑更半夜地冒着大雪往回跑呀？”

但玉刚的心气还是转不过来，痴痴呆呆地立在一旁。田月轩劝慰他说：

“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我已经给喜娃他们说了。现在，咱再说另一件事。”他坐在板凳上，用着征询和商量的目光看看玉刚，又看看申长栋，说：“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能不能叫玉刚去做个小买卖？”

“这个事——”申长栋皱起眉，吸着气，显出有些为难的样子。

“我不！”玉刚把身子一扭。

“不要这样！”申长栋瞪了玉刚一眼，又有些作难地转过头来，对田月轩说：“柏生是死活不叫刚儿学买卖，说是学买卖不是咱庄稼受苦人务的营生，会使娃儿学得又好又滑，心里只知道弄虚作假，骗人赚钱。还说买卖铺子门上挂的那些幌子上，都写着‘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’，一满是假的。我想的跟柏

生一样样。我们都是受苦人，凭力气凭手艺挣钱吃饭，养活家小，不坑人，不骗人，光明正大。就因了这些，才把刚儿打鸿兴昌叫回来。要是如今自己去做小买卖，有没有本钱倒在其次，赚钱不赚钱也不是大事，就是——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田月轩打断申长栋的话说，“原来是这样。其实，要说学买卖会把娃儿学奸学滑，也倒是这样。不过，凡事都在人为，要是你们有难处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田老师，你咋想起叫刚儿去做小买卖？”申长栋疑惑地问。

“我是这么想的，”田月轩说，“眼下，塬上，川里，工作已经初步展开，我自己只能在课余时间跑跑，那问问，说实在的，有些跑不过来。有时候，有个什么急事，自己也不能撂着课不上。所以，我想找个帮手，帮着跑跑腿，送送信什么的。还有，就是自己总在外头跑，跑的地方又多是庄稼受苦的人家，自己没经验，跑了这么一两个月，已经引起社会上和学校里一些人的注意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再这样下去，是不行的。象那个洪士廷，就快变成我的尾巴了。他是李家父子的一个心腹，受了李家父子的嗾使，对我监视、盯梢，我就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。我原想在学校里物色一两个人，只是同样要受很大的局限，不能说走就走。我还想到了崔小满、宋四喜，可是觉得也不合适，不能跟他们天天都见面。”

听了田月轩这些话，玉刚顿时兴奋起来，跑到田月轩面前，果断地说：

“为革命做买卖，一满能行。我务！明儿就务！”

申长栋也说：

“要这么说，那就一定得叫刚儿去，他爹知道也会高兴。可是，方仲吾要问，就不好说了。你看能不能不做小买卖，有信有话你就先送到我这来，我立马就叫他去。我自己去也行。”

田月轩不禁笑笑说：

“我要能跑五里路送到你这，不是就可以直接自己去了吗，何必还要拐这个弯弯？”

“嘿嘿，是我糊涂。”申长栋也笑着说，“要不，就叫他在他家盛着，有在屋里务的营生，就务点；没有，就念书写字。专等着给你跑腿。”

“那也不好。”田月轩说，“我也不能总往他家去，那会引起更多人的猜疑。我是这样打算的：在学校门口，不是见天都有不少小商小贩吗，玉刚也挎个竹篮子，趸点洋糖、纸烟、芝麻滚、落花生，再带些笔墨纸张、小戏本之类，也到学校门口去卖。要有事，我就写个条，装着买东西，悄悄塞给他，他再装成串乡的样子转出去。”

申长栋把腿一拍说：

“好，这法子再好没有了！就照你说的办，今晚夕就叫他回去拾掇拾掇，明儿一早就上街趸货。”

“行！我立马就走。”玉刚转身就要走。

“不必那么急。”田月轩拉住玉刚说，“再过一两天、两三天也不迟。你刚才说，方仲吾面前不好说话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申长栋见问，就把方仲吾对玉刚的期望以及玉刚跟冬梅的亲事，扼要地说了一下。田月轩十分高兴，说道：

“这是好事嘛！冬梅我见过一两回，是个好姑娘，很腼腆，很知礼，配得上咱们刚儿。”他又逗趣地问玉刚：“刚儿，几时